

长篇历史小说

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，是这段纷纭复杂的英雄史上无法被忽略的人物。他出生入死，他的刚毅勇猛，他的大略雄才，他的苍凉与愤懑，尤其是他多被后人诟病的人

李秀成

生结局，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……本书以李秀成的经历为主线，展现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的宏伟画卷。人物生动，情节曲折，豪气冲天，催人泪下。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庐山·著

长篇历史小说

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，是这段纷纭复杂的英雄史上无法被忽略的人物。他出生入死，他的刚毅勇猛，他的大略雄才，他的苍凉与愤懑，尤其是他多被后人诟病的人生结局，

李秀成

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……本书以李秀成的经历为主线，展现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的宏伟画卷。人物生动，情节曲折，豪气冲天，催人泪下。

卢山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秀成/庐山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 - 7 - 5080 - 7928 - 8

I. ①李… II. ①庐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3176号

李秀成

作 者 庐 山

责任编辑 高 苏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670×970 1/16开

印 张 17.5

字 数 300千字

定 价 32.00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 100028

电话: (010) 64663331(转) 网址: www.hxph.com.cn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引 子 祸起萧墙	(1)
第一章 梦里江山	(17)
一 安庆被围,李秀成初试锋芒	(18)
二 李秀成“兵变”,天王如坐针毡	(24)
三 力排非议,众朝臣力保李秀成	(30)
四 深谋远虑,李秀成暗渡陈仓	(34)
五 稳固江山,洪秀全开科取士	(40)
第二章 天上人间	(47)
一 清军设陷阱,李秀成智破连环计	(48)
二 困兽犹斗,清军誓缚李秀成	(55)
三 破迷局,洪秀全意图重整河山	(63)
第三章 李代桃僵	(71)
一 成竹在胸,李秀成解困俯仰间	(72)
二 王兄定毒计,李秀成爱妃险丧命	(78)
三 狸猫换太子,李秀成爱女魂断刑场	(86)
四 四面楚歌,天王不知愁滋味	(94)
第四章 围魏救赵	(103)
一 围魏救赵,李秀成妙计解围	(104)
二 声东击西,李秀成剑指杭州	(110)

三	颺发电举,李秀成一下杭州	(118)
四	两军对垒,将军决战在沙场	(125)
第五章	力挽狂澜	(135)
一	泥沙俱下,魑魅魍魉蠢蠢欲动	(136)
二	防不胜防,李秀成误中奸人计	(142)
三	光明磊落,李秀成放赈收民心	(151)
四	为虎作伥,洋枪队入华兴风浪	(161)
五	铁壁合围,湘军策反安庆城	(166)
六	牛刀小试,李秀成大破洋枪队	(173)
第六章	长歌当哭	(183)
一	江山如画,苏州果是温柔乡	(184)
二	用兵如神,李秀成兵困杭州城	(192)
三	二破杭城,李秀成厚殓清将领	(200)
四	暗流涌动,苏州城危机四伏	(207)
五	势如破竹,李秀成再战洋枪队	(216)
第七章	流水落花	(225)
一	强弩之末,李秀成众叛亲离	(226)
二	困守天京,李秀成独木难支	(235)
三	兵临城下,湘军胜券在握	(243)
四	强敌压境,李秀成力挽狂澜	(250)
五	天京陷落,太平天国寿终正寝	(254)
六	穷途末路,李秀成身陷囹圄	(261)
七	晚节不保,李秀成魂归天国	(265)
尾 声		(271)



李秀成

引
子

祸起萧墙

午夜，万籁俱寂。天京城里一片漆黑，各府、馆、衙的门洞里高悬的灯笼散发出昏暗朦胧的灯光。北王韦昌辉隐身在汉西门大街后街的屋隅处，睁大眼睛瞪着几丈之外的东王府的望楼^①。他的三千精锐部队已进入了指定位置；东王府的出口及附近的道路要隘也被他的同谋、燕王秦日纲的部队暗中占领了。眼看这场蓄谋多年的叛乱即将实现，北王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，焦灼地等待着时机。这时，一个黑影幽幽飘来，韦昌辉迫不及待地低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北殿右二十承宣许宗扬伸长脖子咽了口唾沫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韦昌辉觑了望楼一眼，冲秦日纲一挥手，贴着墙根迅速向前移动。到了望楼外的墙边，他朝许宗扬一摆下颔，许宗扬会意地咧咧嘴，抽出腰刀衔在嘴里，抱着墙边的那棵桂树便往上攀。只见他摇晃着身子越爬越高，猛一蹿跃上墙头，又翻身一滚，便消失在黑暗中。韦昌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咚咚直跳。过了半晌，没听到东王府里有动静，这才轻轻地嘘了口气。

两个多月前，太平军在东王杨秀清的统率下，一鼓荡平了围困天京三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。这是建都天京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，朝野上下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。杨秀清趁势要挟天王洪秀全封自己万岁。权重逼主，洪秀全万般无奈，只得允诺在杨秀清生日之际举行加封仪式。连日来东王府的官员和王娘们在筵宴和“登基”预演的旋涡中旋转着。每每想到十几天后将从“九千岁”陡增到“万岁”，杨秀清的心底便腾起一股按捺不住的欢悦之情。韦昌辉看准了东王此时昏昏然的心理，毅然采取了行动。他要取东王而代之，甚至也想过一过“万岁”瘾。

一阵仲秋的微风吹来，把桂花的馨香送进韦昌辉鼻中。他仰头看看那棵黑黢黢的桂树，暗自庆幸：月牙深藏在遥远的天穹后面，连一颗小星也没有。天助我也。

突然，从东王府的大门里传来了细微的声响。北王紧张起来，难道许宗扬惊动了东王的参护？他神经质地扭头张望一番，心里暗忖：万一事情不得手，怎么办？自己只有这三千精兵，加上燕王秦日纲所部几千人，也绝不是东王的手。全天京城都在东王的统辖之下哩……燕王朝他身边走过来，连喘气的声音都粗了许多。

^① 望楼：太平军的瞭望楼，木质，三层，高约五丈。

北王锁紧眉头，鄙夷地膘了他一眼，歪着头想了想，竭力压下自己心头的恐惧，说：“日纲老弟，我们是奉二兄^①的密诏来诛杀叛党的，别怕！”

说着紧紧攥住刀柄，给自己壮胆。

猛然间东王府的大门“吱吱”地响了起来。冷汗把内衣贴在脊背上，北王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。

东王府大门洞开，浑身血淋淋的许宗扬跳出来朝这边招了招手。韦昌辉双眼冒火，压着嗓门喝道：“上！”

他头也不回地快步扑过去，带着许宗扬和一队贴身参护直逼东王寝宫。

事到临头，秦日纲也不暇细思心中的疑虑：“天王密诏杀东王，为什么北王始终不肯把密诏给我看呢？”人流唰唰地往里涌，他一跺脚，“顾不得了！”径直朝里冲去。

北王熟门熟路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到东王寝宫门前。厮杀声和兵器撞击声滚滚如雷鸣。一名值夜的女侍被惊醒了，还没来得及张口，北王就嚓地一刀把她劈成两半。他跃过尸体一脚踹开寝宫大门，挥刀掀翻了室内那盏最明亮的荷花灯座。东王在雷鸣般的响声中从“万岁梦”里醒来，透过珍珠穿成的帘子，迷惘地观察着帐外：杀气腾腾的北王正站在他的床前。他没有去想北王是怎么从江西前线突然回来的，眼前发生的事和外面的喊杀声已说明了一切。正当北王扬刀砍断珠帘时，东王抱起身旁的王娘，大吼一声，朝韦昌辉掷去。北王偏开身子躲过，杨秀清趁势蹦下床来，一个箭步过去把壁上的宝剑抢在手中。他挺着剑赤条条地站在屋中央，眨眼看着面前这群既熟悉又陌生的弟兄。现在他已成了砧上之肉，完全丧失了自卫的能力。室外，男人激怒的吼声和女人凄厉的尖叫交混在一起。东王周身布起鸡皮疙瘩，他从未感到手中之剑有如今日这般沉重。韦昌辉瞄着东王手中寒光闪闪的刃锋，向后退了几步。

东王哑着嗓子问：“昌辉老弟，你我金田起事，和衷共济，生死相依，今日何以兵戎相见？”

北王见自己的弟兄渐次对东王形成了包围圈，耸了耸肩说：

^① 二兄：洪秀全自称上帝第二子。金田首义诸王也按此排列，杨秀清排第四，都是耶稣的兄弟，故有“二兄”、“四兄”之称。

“四兄，小弟奉二兄之命，也是身不由己呀！”

“二兄之命？”

“二兄密诏小弟来天京，说是四兄企图篡权，令杀四兄以示天下。小弟……”

说着将剑交给左手，抬起右臂拭起泪来。

东王狐疑地打量着韦昌辉那张消瘦的脸，但视线恰被北王的手臂遮住了。

“四兄，”北王喊道，“小弟真是进退难做人……二兄说，你每次出门都要盛陈仪仗，用几十对大锣开道，几十对凤虎鹤旗前导，在几十对绒彩鸟兽后面还要舞动洋绸制成的五色龙，鼓乐声震动了天京城……以致天京百姓都不知道还有天王万岁……”

韦昌辉越说越快，声音也越来越高，把东王置于受审的地位。杨秀清被深深地震惊了。室外械斗激烈，还不时伴有枪声。东王挺挺胸，那只在战火中瞎掉的左眼仿佛也迸射出灼灼的光芒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但又不甘心就此受戮。他窥测着，移步向北王靠拢：只要挟北王为盾，自己或有一线生机。

突然，韦昌辉大叫一声：“小弟肚肠嫩^①，卷进了二兄和四兄的冲突之中。不杀四兄，二兄不依；杀了四兄，小弟又于心不忍。罢，罢，罢！今日之事不能两全，小弟唯一死以谢二兄、四兄了！”

喊罢举剑便要自刎。东王见事有转机，垂下手中剑，抢步上前扶定北王。刚要开口，韦昌辉翻腕一剑，直透杨秀清胸膛。东王惨叫一声，双手抱定北王的剑刃，嘴里喷出一股鲜红的血水。韦昌辉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杨贼篡位，死有余辜。罪当千刀万剐！”

许宗扬等人呼啸上前，争先恐后地将东王乱刀砍死。韦昌辉用剑尖戳了戳地上东王那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咯咯地笑起来。这时，燕王秦日纲也率领着一群血人吆喝着拥而入。到处是血，一切都被血染红了。北王仰起脸，瞄着五彩缤纷的望板，爆发出一阵痉挛般的大笑。

两个时辰后，天京城尸骸横陈，东王和北、燕二王属下的一些弟兄在空前激烈的短兵相接后躺在血泊之中。许许多多的无辜百姓也成了变乱的牺牲品。杀红了眼的北、燕二王的弟兄们滥施淫威，肆无忌惮地杀戮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们。那些尚未咽气者

^① 肚肠嫩：广西方言，意为没经验。

发出了痛苦和绝望的呻吟……尸山血海，天京城喘不过气来了。东方刚露出一抹曙光，小规模接触还在各处进行，北王就派出大批弟兄驰向全城四面八方，贴出《天王诏旨》：

朕令北王韦昌辉诛杀意欲篡位之东贼。然昌胞使无辜臣民受戮，朕心殊为不忍，为惩其罪，定于后日午时在天朝门外广场重鞭北王……

“诏旨”给东王残部和心有余悸的天京臣民带来了希望。他们企足叨念着：天王终究是圣明的啊！……

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^①巳时，一群虎彪彪的弟兄将反绑着的韦昌辉押上街来，沿途还反复高声诵读着《天王诏旨》。东王余部五千多名精疲力竭的弟兄彻底消除了顾虑，流着泪涌上街头，按照天王的旨意顺从地放下武器前往天朝门。他们齐集在东、西朝房里，看着跪在天台前的北王，等候天王万岁驾临，心中搅动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从前天午夜到现在，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……

云层里雷声轰轰隆隆，一阵紧似一阵。不一会儿，黄豆大的雨点稀稀疏疏地落下来，噼啪噼啪溅起一团团黄色尘埃。紧跟着一个霹雳，大雨瓢泼，砸在地上激起迷雾般的水花。

天气骤变，天王万岁不能亲临行刑现场了。雾障中那几个行刑的弟兄挥舞着皮鞭狠抽着北王裸露的脊梁。北王匍匐在地翻滚着，发出声声惨烈的呼号，高叫着“天父天兄天王万岁，昌辉知罪了！”人孰能无过？聚集在东、西朝房里的一部分软心肠的弟兄不忍听这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目睹着蜷缩在泥水里奄奄一息地抽搐着的北王，都想冲出去替他求情。但他们刚跨出门就被身着镶黑边马夹制服的北王府的参护们拦住了。撼人心魄的惊雷裹着闪电，“喀啦啦——”屋宇震动。朝房里不知谁起头喊了一声，紧接着几千弟兄的声浪冲出户外：“天父天兄天王万岁啊——！”

骤雨、雷鸣伴随着一片动地而起的喊杀声淹没了这惨厉的哀号：预先埋伏在周围的士兵们在秦日纲和许宗扬的率领下席卷而

^① 太平天国以干支纪年，但改“丑”（讳言“丑”）为“好”，改“亥”（讳言“害”）为“开”，改“卯”（讳言“有”）为“荣”。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为1856年9月4日，清咸丰六年八月六日。本书沿用太平天国纪年，偶有例外，可参阅书中内容。

来。朝房里东王所部赤手空拳的弟兄们惊呆了，像一群被赶进屠宰场任人宰杀的牲畜。顿时，人头、手臂、大腿遍地，血水、泪水、雨水成河。北王在他的亲信弟兄的搀扶下站起来，仰脸对着暴怒的天空，张开双臂发出一阵恐怖的狂笑……

篡权的最大障碍——东王已被送回到上帝那里，北王十分开心。但他心里还另有忧虑：如果得不到重兵在握、谋略极深的翼王石达开的支持，一切仍将成为泡影。

许宗扬进来，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。韦昌辉脸色大变。燕王闻言也大吃一惊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秦日纲自我安慰道：“翼王从湖北洪山日夜兼程赶回来，只带了曾锦谦、张遂谋等几个爱将和贴身参护，看来不像发难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要连夜入宫觐见万岁呢？”北王手抚额际苦苦思索了一阵，然后猛地抬起头来，“不管怎么说，摆下鸿门宴，先礼后兵，见机而作！”

“唉，”北王叹了口气，费力地吐出了这么一句话，“达开弟一路辛苦……”

宴会进行了半个时辰，翼王石达开只是默默地坐着，不吱一声，甚至连头都很少抬起。曾锦谦和张遂谋立于翼王两侧，手按剑柄看定北王。韦昌辉捻着稀疏的胡须，不时打量着翼王一行。他绞尽脑汁也猜不出石达开与天王见面后商讨过什么。

“唉，”北王叹了口气，言不由衷地重复道，“达开弟一路辛苦了……”

翼王抬起头来，眼光从韦昌辉和秦日纲脸上扫过，竭力克制着内心的愤怒，突然问道：“北王殿下还记得金田起事、永安突围吗？”

秦日纲面呈愧色，韦昌辉却陡地沉下脸来。不等回答，翼王又说：“清妖道光三十年，殿下被浔州妖将李殿元抓获下狱，备尝鞭笞毒刑。开释后又遭其追捕，是东王助殿下武装抗拒，方得无恙。而后东王统兵，所向披靡，直捣南京。倘无东王，我等能有今日？”

北王尴尬极了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他怕继续说下去将使他的军心动摇，忙截住石达开的话锋喊道：“清子，上羊肉羹！”

一个盘着高高发髻、头戴绣花纱罗围帽的女承宣官应声而入，款款上前将一碗冒着腾腾热气的羊肉汤摆在翼王面前，声音轻柔

地说：“殿下，请用羊肉羹。”

她把“羊肉”二字咬得很重，翼王不禁侧目看了她一眼。

迎着翼王投来的一瞥，清子扬了扬右眉梢上那颗玛瑙般透明的红痣，又低头看了看那碗羊肉羹。那乳汁般醇厚的汤汁上面浮着几丝葱花、辣椒，色香俱佳。

“达开老弟，这是你最喜爱的食物，为兄特为你备下的，望弟聊洗征尘。”北王佯作殷勤地说，“清子，小心侍候翼王殿下！”

清子双手捧起碗，背对北王，轻声慢语地说：“殿下，请用！”说着蹙起眉尖，不易察觉地摇摇头。

细心的翼王觉得蹊跷，心中微微一动，沉默片刻，说：“一路鞍马劳顿，饮食欠佳，且时下也非吃此物的季节。达开心领了，谢北王殿下。”

翼王将身子朝前倾了倾，就势闻了一闻。那碗羊羹并无膻气，反倒有股说不出的异味扑鼻而来。“羊”者“杨”也——这个念头在石达开的脑际倏地闪过。石达开感到一阵恶心，愤然说道：“即使东王其罪当诛，数万军民百姓又何罪之有？而今从西水关到下关江口皆为尸体堵塞，水流不畅，江河变色。天朝义兵自金田起事，定鼎天京，可谓欣欣向荣，岂料断送于萧墙之祸……”

韦昌辉感到无地自容了。他霍地站起来，正打算举手发出暗号，只见眼前人影一闪，张遂谋已执剑逼到他跟前。与此同时，曾锦谦也跳到了秦日纲身边。北王猛一怔，他的眼球飞快地闪动了几下，举起的手顺势搔搔后脑勺，呵呵一笑：“达开老弟，哈哈……这是干什么？哈哈……”

“北王殿下，让你的弟兄们立即停止骚乱。达开愿与殿下协力，恢复京内秩序！”

“好，好好。”北王收住笑，正色说，“不过有一条件……”

“只要达开能办到。”

“能，完全能。”

“望殿下赐教。”

“杨逆之弟杨辅清现在老弟军中，昌辉请诛该逆！”

“殿下差矣。辅清作战勇猛，日后定是国家栋梁，达开实难从命！”翼王铁青着脸冷冷地回答。

“那好！”北王咬咬牙，憋足劲迸出两个字，“送——客——！”

翼王迅速走近北王，扼住他的手腕，又过去攥紧燕王，以凛然

不可侵犯的语气威逼道：“有劳二位殿下！”

张遂谋和曾锦谦紧挨在北、燕二王身边，杀气腾腾地朝外走。

看着翼王等人远去的背影，韦昌辉目眦尽裂，眼中怒火四溅，半晌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：“不杀石逆，后患无穷啊！”

秦日纲沉思地点着头。他感到后悔和害怕。他懊悔自己轻信了北王的话，以为东王真的要杀天王万岁，糊里糊涂地参与了这场暴乱，而今骑虎难下，只得唯北王之命是从，鞍前马后跟着瞎折腾。他的脸上毫无表情，死气沉沉的就像挂了一副面具……

翼王从容地缓辔前进，一任战马信步踢踏。他仿佛在专心欣赏马蹄踏在青石板街道上那有节奏的声音。张遂谋和曾锦谦不时警觉地看着身后，以防北王暗算。每经过一个巷口，他们都警惕地握着剑，侧过身子监视着深深的巷弄。

天已经黑了，马匹时常被横七竖八的尸体磕绊着。旧历七八月份，白天温度较高，夜幕降临后，血腥气和人体的腐臭卷着热浪迎面扑来，令人作呕。马蹄踩在一个死人的头颅上，发出“扑哧”一声响。翼王从沉思中醒来，把自己的下一步打算低声告诉了张、曾二人。

正当翼王和他的两员心腹爱将按计划在路口分道时，背后响起了一阵急骤的马蹄声。三人忙往路旁一闪，拔出宝剑，屏息注视着马蹄响处。从声音上判断，来者只有一人。翼王的浓眉抖了几下，轻声喝道：“截住他。”

三匹马一字排开拦在路中间。不出所料，来者果然是单人独骑。及至驰近，翼王诧异地叫出声来：“清子？”

清子猛勒马缰，上身往前一冲，很快又直起身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北王和燕王正在点兵，企图对殿下暗下毒手。殿下，你快点走吧，晚了就没法出城了。”

翼王冷静地听着，不动声色地审视着清子。她那焦灼而坦直的眼神是真诚的，联想到刚才宴席上的情景，没有丝毫理由怀疑她。翼王没想到事情的变化竟这么快，连一点回旋的时间也没有了。

清子急得差点掉下泪来，拖着哭腔喊道：“殿下，清子之母死于北贼刀下，家父下落不明，北贼又强迫我认其为父。几年来清子忍辱负重，以期报仇。不料这次事变来得太突然。殿下，这国恨家仇啊……”

石达开果断地对张、曾二人说：“按原计划行事，快！”

“殿下！”二人焦躁地喊道。

“不用多说，去吧。”翼王转脸看着身旁这个娇弱的姑娘，充满感激地说，“清子，随我一起进宫面奏天王万岁吧。”

“不。”姑娘固执地回答，“北贼所惧，仅殿下一人。殿下赶快脱身出城，率弟兄们进京勤王。殿下，天京百姓望穿秋水，只盼殿下回来。至于谒见万岁之事，清子义不容辞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进天王府呢？”翼王犹豫了。

“击天鼓！”清子想了想，说。

“不，北奸发现反倒不妙。”

“殿下大义凛然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清子区区贱体又何足虑。殿下只管放心去吧。”

翼王的眼睛有点发涩了，好一个深明大义的姑娘！她那颗刚毅正直的心是值得信托的。他略一思索，伸手摘下头上的风帽，嘱咐道：“这风帽上有本藩王号。拿着它，从太平桥边门进去。那里的参护看到这顶风帽就会领你去见万岁的。昨夜我已跟天王万岁约好，有急事便由此小门出入。”

清子接过风帽，左手小心地把风帽抱在胸前，右手一抖缰绳，激动地喊了声“殿下保重”，头也不回地策马驰去，一霎间便被浓重的夜色吞没了。

翼王送走三人后，心潮难平：曾、张二人回府，料也抵挡不住北、燕二王如狼似虎的部队，但愿二人能赶在韦昌辉和秦日纲下手之前到达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遥祝年过古稀的老母和妻儿家小平安。他眷恋地朝王府的方向看了一会儿，带着锥心的痛楚直奔小南门而去，止不住的热泪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……

此刻，翼王府正遭到一场劫难。北王、燕王破釜沉舟，干脆血洗翼王府。他们在翼王府里里外外严密搜索了一阵，不见石达开踪影。秦日纲张开扁阔的大嘴，结巴了半天，方才说：“翼王脱逃……如何是好？”

这时，许宗扬将翼王的老母和王娘押了过来。韦昌辉举起血淋淋的刀“哗哗”两下，挑撕开翼王娘的外衣，也着眼猥琐地看着那冰清玉洁的肌肤。翼王娘不堪凌辱，身子往前猛一扑，剑尖深深地插进了她的胸膛。韦昌辉先是一愣，继而歇斯底里地怪笑起来。他抬脚一蹬，顺势抽回宝剑，对泥塑木雕般的秦日纲说：“这个老贱

妇,交给你啦。”

喊罢,将石达开的老母推到燕王面前。

秦日纲畏畏葸葸,不敢正视白发披散的老人。北王那阴鸷的笑声传来,直往他心里钻。秦日纲心一横,照准翼王老母的心脏,紧闭双眼一刀戳了过去。老人凄厉的哀叫使他根根头发直竖。韦昌辉在秦日纲肩上重重拍了一记,说:“这下我们老弟兄俩真正是同船共命运了!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搜查翼王的弟兄们不断来禀报说,翼王下落不明。韦昌辉的眼珠转了几转,命令许宗扬带一百个弟兄留在这里:“石逆狡狴多诈,神出鬼没,说不定会回来探听虚实。宗扬老弟,活捉石逆,记你头功,一两骨头十两金。”

他摇头晃脑,俨然得胜的将军般挺胸凸肚,率众大踏步分赴全城“剿灭东、翼余党”去了。

全城遍贴着北王的诫谕^①,指责石达开犯“反顾偏心罪”,背叛了天王。并悬出赏格:有活捉翼贼者,官封丞相,赏金六百两。

天京城尸积如山,成了漂浮在血海之上的一座孤岛。韦昌辉则成了这个国中之国的“上帝”。他牵着燕王的鼻子,不断以天王的名义蒙蔽着广大的太平军弟兄,用弟兄们的血肉之躯铺垫他的篡位之路。然而北王深知,石达开的存在对他是个严重的威胁。他撒开大网把全城梳篦了几遍,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。而且,还有一件事也使他心绪不宁——清子失踪了。此女原是他掳来配给侄儿为妻的。提起这桩事,他总是耿耿于怀:两年前,他的亲哥哥韦滨与东王的一个王娘的兄弟为争房屋产生龃龉,东王将韦滨交给他治罪。迫于当时的情势,他不得不将韦滨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。从那以后他就常做噩梦,梦见韦滨龇牙咧嘴地向他索命。因此他许愿要给韦滨的儿子娶个绝代佳人……

清子知道许多内情,他怀疑石达开劫走了她,因而更加坐立不安。

再者,近来燕王终日愁眉不解,一副丧家犬般惶惶不可终日的模样。虽然他们的王府都设在中正街,且相去不远,但秦日纲竟不敢在自己府中起居,每天躲在北王府里,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。“竖

^① 诫谕:太平天国诸王发布的命令、文件,天王称诏旨,东王称诰谕,北王称诫谕,翼王称训谕,忠王称淳谕,干王称喧谕,等等。

子!”韦昌辉骂道。他拿定主意打发秦日纲到安徽去与翼王的主力交战。他推测,石达开现在很可能占据中华门外那座三十多丈高的大报恩寺塔,以作为攻城的堡垒。无论如何要先炸掉它,看你翼贼还有何能为。想到这里,北王一时兴起,开心地哼了起来:“我坐在那城楼观山景……”

“殿下,”许宗扬进前禀报道,“有人见翼贼藏匿在天王府中……”

“什么?”北王惊诧地反问道,“在天王府中?”他眯起眼睛,急促地来回走着,一会儿自言自语,一会儿摇摇头,过一阵又一筹莫展地站下来偏着脑袋出神。不知过了多久,他突然拍了拍额头,恍然大悟似的:“怪不得万岁托病不准我进天朝门呢!——备马,围攻天王府,活捉翼贼活剥皮!”

韦昌辉简直飘飘然了,趁此机会杀进太阳城,那是再名正言顺不过的了。

北王率领火并后剩下的两千残部直奔天王府。当他抵达天朝门时,发觉自己再次失算了:城头火光如昼,旌旗鲜明,刀枪林立。天王洪秀全威风凛凛地挺立城头。

原来清子进宫后,洪秀全便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。韦昌辉见状,只得硬着头皮上前奏道:“小弟闻翼贼窜至天王府,恐二兄有闪失,特率弟兄们前来护驾!”

天王冷冷答道:“达胞从未来此,昌胞尽可放心回去。”

北王勃然大怒:“小弟浴血死战,替二兄诛杀了杨逆。石达开乃是杨逆一党,而今二兄反袒护罪人,出尔反尔,简直岂有此理!”

“你我金田起事,于今六载,富贵荣华已极。倘无清胞,孰能至此?昌胞,凡事适可而止,不可错上加错!”

“二兄独忘癸好三年冬天,杨逆诡称天父下凡,竟欲当众杖责二兄四十大板的事吗?小弟处处为二兄着想,此心唯天可鉴。翼贼实是杨逆余党,祈二兄将此贼交与小弟处治,以免养虎遗患。”

天王沉下脸,指着北王呵斥道:“东王固然居功自傲,然朕本无杀他之意。而今既已受戮,其属下又有何辜?昌胞,莫要伤天父好生之德,一意孤行!”

北王怒火中烧,甩下脸子高喊:“我为你除掉大害,你却反过头来责备我,装出一副假惺惺的慈悲样子,哗众取宠,沽名钓誉。好个不识抬举的昏君!”

他指着洪秀全,转身对身后的弟兄煽惑道:“他身居宫室,纳了八十八个嫔妃,享尽人间之福。弟兄们跟自己的妻女姐妹见一次面反倒是大逆不道,违反什么劳什子天条,轻枷重斩。他饱食终日,谄出个上帝来吓唬人,骗得弟兄们好苦。诡称代天父传言的杨逆被我们宰了,也不见上帝出来拯救他。弟兄们,不要再信这套鬼话了!……”

经不住韦昌辉蛊惑的弟兄们吼叫着,不停地向城头射击。北王扬言:“不交出翼贼便火烧天王府!”

城头上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还击着。一时间爆豆般的枪声空前激烈,夜空被染成了紫红色……

北王狂叫着,驱赶他的弟兄们踏着尸体不要命地向前冲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只听城头三通炮响,鼓角长鸣,一面八尺五寸见方的蓝边黄绸大旗唰地竖了起来,在强烈的火光照射下,几个火红的大字跃然旗上:

太平天国翼王石

韦昌辉猛地一惊,像被打断了脊梁骨一般立时软瘫了。他的那帮弟兄顿时也噤若寒蝉,好似被人施了定身法。城头上抓住这一有利的战机,枪炮齐发。呐喊声起,天朝门洞开,一位年轻将领骑在马上,高擎翼王大旗冲了出来。“清子!”洪秀全心中一热,脱口喊道,“好样儿的!”北王如惊弓之鸟,拨马便逃。天朝门里几千名女兵决堤般汹涌而出。在翼王大旗的引导下肢解着韦昌辉的阵势。大旗所到之处,势如破竹。片刻之间,北王的部属纷纷如鸟兽散。天王一鼓作气,派兵包围了北、燕二王府。愤怒的人们在二王的亲属和负隅顽抗者身上尽情地发泄着怨恨。

平叛的同时,天王又在城内各街巷设置了栅卡,搜捕叛贼韦昌辉及其余党……

三天后的二更时分,在内桥栅口,一个黑影伸头探脑的,企图混过卡去。哨兵见他答不出口令,遂心生疑窦,举起灯笼朝那人脸上照去。“北王?”哨兵狐疑地嘀咕一声。正待仔细辨认,只见那人抬袖遮住半边脸,返身蹿上屋去。霎时间人声鼎沸,“抓北奸”的喊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向远处传去。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韦昌辉牢牢困死……

天王下令将韦昌辉凌迟处死,并从他身上割下一块块两寸见